

作家频道

朱自清在扬州的“背影”

王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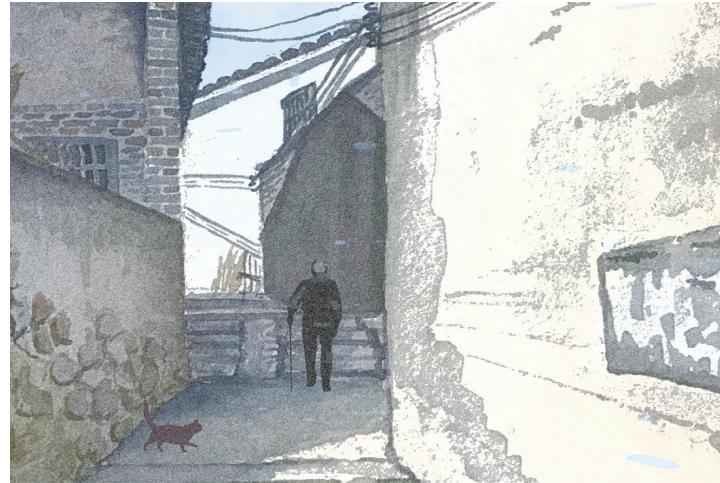


插图 阿占

予定为“朱自清故居”更为合适。

1922年家道中落的朱家住不起琼花观的大宅子，又搬到了南门禾稼巷居住。这里的租金便宜，但条件差，朱家只住了半年。翌年又搬到东关街路北的仁丰里。此时朱家全靠朱自清一人教书维持生计，实在很辛苦。然而更令朱自清伤心不已的是，与他生活了仅12年的妻子这里病逝了。朱自清与妻子的结合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感情至深。这份情感从3年后朱自清所写的《给亡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般真情的表达，让无数人潸然泪下。

1930年朱自清一家搬到了安乐巷。顾名思义，家人希望在平安快乐中度过光阴。在这里朱自清确实也“快乐”过，除了每年放假回家与老人孩子相聚，他还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家人也有各自的“乐趣”。不过，这里也是朱自清最为悲痛的地方，他的母亲、二女儿、父亲、庶母相继在这所住宅去世。

6年短暂的时光，迎来了新人，也失去了亲人。喜悲交加，生活中的“大起大落”都发生在这里。这处旧宅能够成为朱自清在扬州的唯一的纪念场所，应该说符合“人生”的轨迹。

朱自清在扬州先后换了7个地方居住，房屋全是租赁的。他在这座城市里，不仅看到过父亲的“背影”，也留下了自己的“背影”。然而，他对这座城市却感情极深。正如他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说——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

人生印记

滴滴金儿

崔启昌

进了正月，村子中央那块空场地陆续热闹起来。拜过年、出过门儿的村人们大都乐意聚在这里，男女老幼一概穿着过年的新衣裳，高谈的高谈，阔论的阔论。小孩子好动，挣脱了娘亲的牵手，嬉闹着在大人们的眼前身后追来撵去。渐渐爬高的太阳则把暖融融的光照撒映在人们身上。

落在草苫和屋后背阴处的霜花消融时，村东跟村南两处路口相继有挑担的生意人进得村来。这些生意人衣着如上年腊月里一样，黑袄黑裤黑鞋帽，不过脸面上多了过年的笑容。叫卖的物品不再是腊月里的鱼肉鲜菜枣饽饽，而是一包包大人孩子都喜欢的一拃多长的滴滴金儿。“买扎滴滴金儿，全家都欢喜儿。放花元宵节，天天心头怨儿。”搁稳挑担的生意人的叫卖声一响，村当央那块空场地上的人们就格外活跃起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月朗星稀时放礼花，祖传的习俗。生活宽裕的、不怎么宽裕的，或多或少都会燃放一些，既是个仪式，也是个门面，当然也是种传承。很早时，村里有十几个潍坊来的知青，他们见过世面，跟村人说元宵节燃放的滴滴金儿实质是“火药引线”，或者叫“导火芯子”。南宋人周密曾在《武林旧事》中记载：每年元宵节，宋都临安要在皇宫中张灯结彩，其中“殿司所进屏风，外面钟馗捕鬼之类，而内藏药线，一燃而连响百余不绝。”药线，就是最早的火药芯子，也是最早的滴滴金儿。

滴滴金儿粗不过麦秆杆，长不过一拃有余，用一种格外簿的软灰色纸手工制成，上端留有一短截纸翼，便于燃放时粘贴或手拿，下端点燃后会随着“扑簌扑簌”的动静接二连三吐出一朵朵金色的火花，煞是好看。若是许多支滴滴金儿同时燃放，数不过来的金色火花连成一片，眼前呈现的便是阵势颇大且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色瀑布，令人激动亢奋。许是因了这些灿烂的情景，村人的元宵节才愈发充盈起叫人眷恋难忘的烟火气息，才叫人燃亮了对好日子的向往。

我家日子过得不算拮据，可是曾有近十年头的元宵节没燃放滴滴金儿。为什么不放，我也没敢问。在我当兵头一年的正月里，父亲一反常态，老早买了若干扎滴滴金儿，声言元宵夜要在天井里的屋檐上、粮囤上、鸡舍上、葡萄架上，还有梨树上、百日红和月季花枝上全都贴上滴滴金儿。果然，元宵夜明月高挂，父亲、母亲，还有我和兄长分别手持香火依次点燃了父亲亲手粘贴的上百支滴滴金儿，偌大的院落里瞬间被“金色花朵”映照得通红，闻声而来的邻居和我们一家人身处“金色瀑布”之中倍感惬意。我侧目望向父亲时，一闪一闪的金花映照中，已过天命之年的他，眼眶里竟有泪水在晃动。

终于，父亲告知了近十年家里没燃放滴滴金儿而今重新燃放的原因。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文化底子薄，但他有毅力，刚成年便当上脱产医生，在外悬壶济世。不料，因一桩错案被解去公职遣返回老家。父亲心有不甘，凭技术在村里继续为街坊把脉看病。将近十年后，父亲终得平反，恢复原职。高兴呀！

在部队时，有年正月十五夜正值我站岗，望着不远处几个村镇不时闪烁起的滴滴金儿的亮光，脑海里随即浮现出老家庭院中父亲领着一家老小燃放滴滴金儿的情景，那情景清晰而又亲切。



儒风浓郁又铁血豪情的扬州出现过许多声名远扬的名人，朱自清便是其中之一。

现存的朱自清故居位于安乐巷27号，是朱家在扬州的第七处住所，也是最后的居住地，一座典型的扬州传统民居，门旁有“朱自清故居”的标牌。急匆匆赶到时，正值午后，参观的人不多，且大都上了年纪，这大概跟朱自清所处的年代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年轻人说起朱自清，不少人会一头雾水。

朱自清是浙江绍兴人，5岁那年随家人到了扬州，一呆就是15年。

扬州旧城巷子特别多，瘦长，有的一眼望不到头。地上铺着石块、灰砖，随着岁月的流逝，明显感觉高低不平。两边是居屋，门面大都是圈灰色砖块“裹着”，有的陈旧破落，有的半新半旧，有的气派华丽。朱自清故居因为重新修缮过，外表明显比周围的居屋要“新颖”。青砖黛瓦，简单素雅而不失古朴，正宗的江浙建筑风格。走进大门，别有洞天，很难相信那两扇对开的红门里面，竟有如此天地：薄砖铺地，条石镶边，青苔接缝，砖墙细瓦，雕花屏门。正屋厢房，布局优雅，井然有序。每个房间里都有不同的摆设，一色的清式家具，庄重而简朴。简易的木椅，精巧的小茶几，老式木床粗布寝具，无不透出时代的光影，似乎一下子把人带到了上百年前。墙壁上的字画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折射出这个家庭的出身和背景。

1903年朱自清一家来到扬州，租住在城北的天宁门街。6年后由于房主将房产变卖，朱自清一家搬到了弥陀巷中段西侧的一条小巷中。4年后搬到了皮市街。这条因曾经是皮货交易集中而得名的马路，如今是扬州的重要旅游地。朱自清家住在一所很古老的房子，大门是用铁皮包钉的，很重很结实。此时朱自清已就读中学，家里有很多古籍，关上大门读书，这对好学的朱自清无疑是最快乐的事。遗憾的是，朱家在这个地方只住了2年，又搬到了琼花观街22号。

琼花观街是朱自清的福地，在这里他有了第一段姻缘，从这里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之后他又回到这里担任了扬州第八中学的教务主任。这里是朱自清感情最美好最深刻的地方。他诸多文章里很少谈到扬州居处，唯独在《看花》里，提到琼花观街的这幢房子。可见他对这所住宅的印象是如何之深了，也难怪有人认为将这座房

生活记录

妈妈的年，婆婆的年

王旭虹

一顿，然后抹抹油亮的嘴巴倒头又睡。妈妈还会酱牛肉，熏鲅鱼，炸各种点心，这些都是家里必备的年货。

除夕夜的饺子，肚子里是满满的干货。妈妈会用碱水煮十几个硬币，和肉馅一起包在饺子里。吃到有钢镚儿的饺子寓意来年发财，吃到馅里有年糕的饺子，寓意来年步步高升。妈妈还喜欢包红糖馅的。不过糖饺子的模样儿是花边儿的，因为非常好辨认，不等爸爸妈妈坐下，就都被我们兄妹几个抢着吃了。妈妈就会说，吃了糖饺子，一年都会甜甜蜜蜜的，欢欢喜喜的。

23岁那年结婚以后，我就到一桥之隔的婆婆家过年了。婆婆比妈妈大十岁，出生在老式家庭，父亲重男轻女，不让她上学，所以婆婆不识字。相比较而言，婆婆的年，是严肃敬畏的。辞灶和除夕之夜，婆婆不准我们高声说话。她严肃地和我们说：“过年了，要把去世的老爹老妈接回来过年。不能大声喧哗惊动他们。”婆婆满心虔诚地上香，烧纸，供上热腾腾的饺子，叩头作揖许愿。

从充满欢声笑语的妈妈家的除夕夜，乍生生来到婆婆充满敬畏、严肃的年三十的饭桌前，我手足无措，不敢高声语。而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年过年婆婆都会嘱咐公公给我买上一大包酒心巧克力，大年初一，我总会收到婆婆的祝福和红包。

饺子吃过了，穿戴一新的人们一拨儿又一拨儿地上门来给公公婆婆拜年了。婆婆喊她儿子：“你也快出去拜年吧。”丈夫就牵着我的手，哄溜儿从家里跑出来了。

美好的新年，就在正月的祝福里开始了。

过年是家里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我每年都是从这个除夕开始，就盼望着下一个年的到来。

从腊八节，我们家过年的大幕就拉开了。腊月初七晚上，妈妈就备好腊八粥的食材，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种子都放在一起，美美地煮在一起。每个腊八的早晨，我都是在香香甜甜的味道中醒来。

腊八粥吃过了，春节进入倒计时了。妈妈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也叫除尘。被套、窗帘、沙发垫、油烟机、马桶……都被彻底洗刷干净。甚至地下室，也都翻了个底朝天。果然，倒腾了一番之后，家里忽然就亮堂了起来，空气里流动着美好的气息，大家都期待着年的到来。爸爸也大显身手，他把所有的家具打乱顺序，重新布局。衣柜站到床这里，床被放在沙发这里，沙发呢，跑到窗户下面了。家里仿佛变成了一个样儿，又充满了新鲜感。

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小年了。到了这天，妈妈会祭灶神。下午妈妈早就开始和面，剁肉，包饺子。把年集上买的灶马，贴在灶门口上，灶马头上有句话：“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晚上，煮熟饺子后，把灶马头烧掉，让灶王爷骑着马上天庭，汇报一年来家里发生的事情。妈妈会说，光报好事，光报好事。我听了偷着乐。

妈妈准备年货也很热闹。她会让爸爸买上一套猪下水，整整一大盆，有猪头，猪肠，四只猪脚，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猪肚等等。收拾这一大盆东西，是个体力活儿。我一开始很期待，就蹲在旁边看，看着看着就瞌睡了。等到香喷喷的一锅肉出炉了，我就从被窝里爬出来吃上